《房思琪的初恋乐园》，这是一个很讽刺的小说名。没听说过这本书的人，会觉得这本书是一个青春期的女生的初恋故事，听说过这本书的人，会把这本书当成一个少女被老师诱奸、强暴的故事，但当你认真读完之后，你会发现很难用一两句话来描述这本书，作者林奕含在她自杀前八天接受采访中说，“硬要我去改变这句话的话，我会把她改成“一个少女爱上诱奸犯的故事””。

对于13岁的懵懂女孩，“初恋”是她没来得及体验就被迫跑偏的畸形关系，“乐园”是“外表金碧辉煌”里面“充满创痛和算计的地方”，是第十八层的地狱。

对于50岁的性侵惯犯，“初恋”是他谎称无爱婚姻外的第一次真爱，是每次欲望升级时的刺激感，“乐园”是女孩们的身体，“任人云霄飞车的乐园”。

一边为书里书外已经分不清边界的故事而感到难受胸闷，第一视角地感受到房思琪们的悲剧与崩塌，你没办法再假装世界依旧是云淡风轻的模样，假装那些有尊严的弱者、不可计数的女性们在这社会里遭受的种种不公只是夸张。

而另一面，我又惊叹于林奕含用词造句上的天才

——“想了这几天，我想出唯一的解决之道了，我不能只喜欢老师，我要爱上他。你爱的人要对你做什么都可以，不是吗？思想是一种多么伟大的东西！我是从前的我的赝品，我要爱老师，否则我太痛苦了。”

——“告诉她她是他混沌的中年一个莹白的希望，先让她粉碎在话语里，国中男生还不懂的词汇之海里，让她在话语里感到长大，再让她的灵魂欺骗她的身体。”

——“她不知道谈恋爱要先暧昧，在校门口收饮料，饮料袋里夹着小纸条。暧昧之后要告白，想约出来，男生像日本电影里演的那样，把腰折成九十度。告白之后可以牵手，草地上的食指试探食指，被红色跑道围起来的绿色操场就是一个宇宙。”（房思琪发现同班的男生暗恋她，但是当时房思琪已经和李国华发生关系很久了，对于房思琪而言，她无法理解正常的恋爱，也无法再去发展一段新的情感了，用林奕含的话来讲，就是如此。

——“温良恭俭让：温暖的是体液，良莠的是体力，恭喜的是初血，俭省的是保险套，让步的是人生。”（李国华与房思琪发生性关系后的内心独白

这些细节让我很难逃离阅读这本书带来的情感冲击。那些恰当无比的比喻与词汇，对各种细节一针见血的精准叙述，看完更让人惋惜她的离去，如果她依然在世，以她的语感与灵感，还会写出多么美的文字呢。

*“当你在看新闻的时候，如果你看到那些所谓的受害者和所谓的加害者，那些很细的对白，那些小旅馆还有小公寓的壁纸花纹，那些腥膻的细节，你铁定是看不下去的，可是今天在这个小说里你却看的下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在当中得到了一种审美的快感。有一种痛快，那是既痛且快的。我误用儒家的一句话叫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你明知不该看，可你还是继续看了下去。”*

书到最后，许伊纹和刘怡婷说了一段很长的话，大意是让刘怡婷代替再无法过上平庸生活的房思琪，代替她的精神双胞胎去体验另一种人生。我相信这也是林奕含想对自己说的，因为许伊纹是她，刘怡婷是她，房思琪更是她。

或许通过写这本书，她最终目的是想释放过去囚禁在心中的某个自己，让自己和毛毛先生走到生活的彼岸。可惜书中的许伊纹或许迈过去了，现实中的林奕含并没有。

“诚实的人是无法幸福的。”看完书以后看林奕含的访谈，她穿着粉色的上衣，聊文学和心理，对自己作品的剖析，侃侃而谈、旁征博引，但我能明显地感觉到，那种抑郁症患者的精神状态投射到肉身的表现。

她说，这本书不是为了控诉什么而写的。她居然能原谅这荒谬的世界，原谅那些真实发生过的暴行，甚至能分析、理解李国华的行为动机，唯独不能原谅自己的存在。

*“姐姐，我好失望，但我不是对你失望，这个世界，或是生活，命运，或叫它神，或无论叫什么，它好差劲，我现在读小说，如果读到赏善罚恶的好结局，我就会哭，我宁愿大家承认人间有一些痛苦是不能和解的，我最讨厌人说经过痛苦才能成为更好的人，我好希望大家承认有些痛苦是毁灭的，我讨厌大团圆的抒情传统，讨厌王子跟公主在一起，正面思考是多么媚俗！可是姐姐，你知道我更恨什么吗？我宁愿我是一个媚俗的人，我宁愿无知，也不想要看过世界的背面。”*

林奕含用整部小说书写了一张网，这是一张720度全方位的天罗地网，被束缚其中的人无法被拯救，叫天不应叫地不灵。

这张网帮助贪婪的李国华予取予求，捕获了一只又一只猎物，思琪、饼干、晓奇都成了李国华完美犯罪下的牺牲品，怡婷和其他女孩们不过是幸运的漏网之鱼，因为李国华喜欢玩恋爱的游戏，而他的狩猎选择实在太多了。

*“在书里面那种大量的用典，绝对不是我想要掉书袋，因为我没有任何必要在这个场合里面掉书袋。重点是在这边展示的这些东西，就是女孩子们，就像是她们在自己的脑中，她们在自己的肚子里，她们在自己的口齿间，含藏着那些东西，就像在那种阴森森的博物馆里面有那些非常沉重古老的文物，然后被关在那个玻璃窗后头，她们自己被自己给困住了，然后书里面这些东西是要表达这个。”*

传统而保守的社会里，谈性色变，性是羞耻的事情，性教育亦然。

*刚刚在饭桌上，思琪用面包涂奶油的口气对妈妈说：“我们的家教好像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性教育。”妈妈诧异地看着她，回答：“什么性教育？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。所谓教育不就是这样吗？”思琪一时间明白了，在这个故事中父母将永远缺席，他们旷课了，却自以为是还没开学。*

*思琪在家一面整理行李，一面用一种天真的口吻对妈妈说：“听说学校有个同学跟老师在一起。”“谁？”“不认识。”“这么小年级就这么骚。”思琪不说话了，她一瞬间决定从此一辈子不说话了。*

家庭中性教育的缺失，是李国华肆无忌惮的第一个帮凶。

那么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房思琪们的悲剧？

她们不知道这世界有多少恶意而毫无防备。对男女之事时一无所知，大脑空白，更别提如何保护自己。而那些乖巧懂事、太会替别人着想、脸皮薄不懂得拒绝的女孩，当被别有用心的人以貌似正当的理由请入圈套时，即使略有担心，当对方是熟悉的人，也极可能麻痹大意，若是身份值得尊重的人，更是不敢说个不字。不管是十三四的女生也好，十六七的女生也罢，甚至二十几岁的女生。**于是女孩被自己的天真和听话给困住了。**

更别说对方是身经百案经验丰富，搞不好还会正大光明的反将一军来以退为进，“你该不会以为我有什么企图吧，那就算了，真是好心没好报”，再配合一丝假愠，保准让女孩为自己的“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”而惭愧。**于是女孩被自己的教养给困住了。**

一旦进了对方准备好的圈套，迅雷不及掩耳把整个套路实施了，女孩们或惊惧不知所措，或反抗奈何力道不足，哭叫再大声，嘴上的反对是没有用的——又不能录下来做证据，说不定还会换来一顿不留伤痕的暴力相向，该怎么应对完全没学过。**于是女孩被自己的无知给困住了。**

事后想必总是要哄骗上一番。先歪曲一下犯罪的定义，“我那是因为爱你而情不自禁”。或道个歉软化对方态度，“对不起是我着急了太粗暴了”。或卖个惨博取同情，“我婚姻不幸只是责任心强委屈自己”。或糖衣炮弹攻心，“你是灵魂的知音生命的救星”。再用心理学忽悠一下，“其实你也是爱我的只是你自己还不知道”。最后，如果对方还不识抬举，老师给你科普法律，“你告不倒我的只会自己坐牢身败名裂”。对了你还不知道我的资源和黑白两道人脉吧。软硬兼施，打个巴掌给个枣。**于是女孩被犯罪者的丰富经验给践踏了。**

女孩们太害怕了，女孩们太羞耻了，所以女孩们什么都不敢说，心里再怎么痛苦，表面还要装得正正常常，生怕被人看了出来。就算表现出些异常，可连最亲近的人都发现不了，发现了也只会责备你怎么不乖了。女孩心里有巨大的情绪想宣泄，却怎样都开不了口。**于是女孩被自己的羞耻心给困住了。**

有小心试探口风的，却被祈使句和反问句堵了出路。真是的，那是就算耐心问都不一定能说出口的啊。有豁出去讲了的，第一时间一定不是安慰，而是震惊和愤怒，乃至质疑和谩骂。“你怎么这么蠢”“你怎么就跟着去了”“你怎么不踢他然后赶快逃呢”“是不是你勾引他的”“天哪你好脏离我远一点”。女孩心上的伤口更大了，可女孩开始怀疑是否自己也做得不对。**于是女孩被社会的羞辱和自己的谦卑给困住了。**

什么都没讲的女孩，过一阵子又要老老实实回去补习，乖乖给老师当情人。讲晚了的女孩，能做物证的都没有了，又念及家族和个人名誉，只能忍气吞声。就算还有证据，家人有心支持报警，已满16岁的尴尬年纪，最难取证的案件性质，对方后台坚实财大气粗请得起好律师，自家只是平民中产至多小富即安，法庭上一来二去的缠斗，问隐私挖污点质疑动机，疑点利益归于被告，“其实你根本没有拒绝”“你去被告住处就是有心理预期”“你对被告流露过好感”“你根本是逼婚不成因爱生恨反咬一口”，女孩的心理承受得起吗，能告得赢吗。**于是女孩被法律和财富给碾压了。**

更不必说患上了创伤后遗症、抑郁症乃至躁郁症、精神分裂的那些女孩，精神上和生理上的双重痛苦，与药物跟随一生，从此不能正常生活，严重的随时有生命危险。普罗大众普遍对精神疾病知之甚少，连亲近的人都不愿意多学习了解，只会劝你坚强，劝你放下，怪你软弱，怪你想不开。他们不解女孩的痛苦，但他们也是有感情的人，也会被女孩的病情所伤害。久而久之，能离开的，便放弃了女孩，不能离开的，也开始敷衍。**于是女孩被爱的人给断离了。**

女孩是孤独的，她们不明白，那些表达出的关心和善意，为什么都是“你要这样”“你不要那样”，却没有人来问问“你在想什么”“你的感受是怎样的”“你想要什么而我能帮你什么”，于是女孩只能放弃求助，靠看书和写字来自助。女孩想一死解脱痛苦，却怕给家人带来痛苦。**于是女孩被自己的善良给困住了。**

而那些具有斯德哥尔摩症特征的女孩，还会逼自己爱上犯罪者。虚情假意、似是而非的一两年，空有肉体关系，和几句爱情宣言，提前打好了悲剧结局的预防针，要女孩遇到好男孩就离开吧，提前打点好了金钱，坐实恋爱关系甚至买卖关系，最后，再被恶魔像块抹布般丢弃。**于是女孩被人间流放了。**

一旦被家人或好友知道了，不会理性的询问，只换来一顿谩骂，“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”“老男人有什么好”“怎么能破坏别人家庭”“脸都被你丢光了”，其实女孩自己也不太懂答案，只知道原本心很痛，现在更痛了。**于是女孩被家人和好友给隔绝了。**

女孩终于发现对方是惯犯是恶魔，匿名上网揭发，收到的都是对自己的谩骂，德高望重有财有势的已婚男子，和贫穷普通还拿了钱的年轻小三，恶俗的语境下，小三人人喊打，没有人在乎真相，没有人在乎弱者的痛苦，他们没有长着同理心，只想嘲讽、调侃、发泄。**于是女孩被社会舆论给捆住了。**

恶魔知道了女孩的揭发，怒不可遏。校董是利益相关，只关心解决麻烦；同僚是一丘之貉，自是同一阵线；班主任是狼狈为奸，更是积极做帮凶；人脉是好用的资源，可以直接让女孩一家闭嘴。**于是女孩被地位和权势给噤声了。**

恶魔嘴上宣扬的爱的道义，却一步步升级欲望，从公寓到别墅再到情色旅馆，从压榨到暴力再到虐待，从情人到妓女到奴隶。而好不容易开始学着拒绝的女孩，因为激怒了恶魔，被捆绑虐待拍照侮辱。**于是女孩被自己的自尊心给逼疯了。**

而最终疯掉的女孩，被警官粗暴随意的拷着，领她走的好友还忍不住对拷她的人说谢谢对不起。台北有同学家长做医生，台南有邻居做医生，所以只能送去台中没人认识的地方住院，不然太丢脸。**于是女孩被家族的面子给丢远了。**

女孩们终于不能反抗了。

*Primo Levi他说过一句话，他说“集中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”。 但我要说不是，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，是房思琪式的强暴。*

为什么？因为房思琪们是不被看见的，不被理解的，这规模巨大到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边界。她们是散落在时空中零星的个体，过去、现在、将来，这里、那里、每一处。

困住她们的这张网，由法律、教育、传统、舆论、礼教、权势、财富、名望、地位、误解、偏见、创伤、疾病，密密匝匝交织而成，越反抗越会收紧。

林奕含在网上开了个口——她把房思琪的年龄设置为13岁，无论如何只要被揭发就能将对方入罪的武器，然后又用文学把这口补上。

林奕含心里是怨的，怨当时不懂对方是懂文学的骗子，而自己“直到高中毕业才开始对艺术灵光开窍”。

林奕含心里是恨的，恨他至今仍然活跃在广告牌上，周旋在女学生中。

林奕含也是爱的，她终究爱上了文学，即使曾被文学辜负，她也充满柔情，对世界始终温柔相待。

林奕含是悲观的，她说自己写作“无意也无力去改变社会的现状”，“不能改善任何事”也“不能救赎任何人”。

但我仍然觉得，林奕含内心深处是有所期待的，她要的不是出名，不是成功，她“只是希望有人能看到我看到的东西”。

她用“也许太细了的工笔”，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”，刻画下“绝对不可能再现的”“这么大质量的暴力”，希望读者“站在思琪的鞋子里”，“与思琪同情共感”，“一步一脚印地去感受思琪的痛苦”，她希望“一个一个的房思琪”不要被“结构的大网子漏下去”，变成“分母之海里的个案”。

这个观念就像是物理学里往宏观和微观两个方向走，每个方向的深入都可能为另一个方向带来突破。当我们都能互相尊重，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，真正的理解他人，去消除刻板印象和偏见，那么，在这张网中，至少会打开一个洞，也许，那就是救赎的起点。

引用林奕含的一段话：

*我有一个有点固执、有点任性、也蛮无聊的美学观，就是我觉得一个纯文学作品它是不能被转述的。 因为一个作者花了很大的工夫、很大的心力去做出一个作品，然后我觉得一个作品它最佳的表达方式就是那个作品自己。 所以我觉得无论是电影或是书本，就是你会说“这部电影在说什么？”“这本书在说什么？”然后用两三句话去交待它，我觉得那样是蛮不道德的一件事情。 所以我今天也没有打算要跟你们讲说，就是这本小说它在说什么，或者是我想要表达什么。*

别人所说的终究是别人说的，希望大家自己看完这部值得一看的作品。